

## 【哲学研究】

## 女性主义知识论对认知主体的探讨\*

魏开琼<sup>1</sup> 曹剑波<sup>2</sup>

(1.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 北京 100101; 2. 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传统知识论的架构下, 认知主体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特征。女性主义知识论肯定了性别对认知主体的意义, 指出科学认识活动中的性别成见, 影响了知识的生产。女性主义知识论认为认知主体具有情境化和多元化的特征。要确立女性主义知识论的合理性, 传统知识图景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认知主体的重新认识表明了女性主义对哲学的影响。

**关键词:** 认知主体; 情境化; 多元化; 女性主义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0)01—0142—04

20世纪60年代以来, 由于“葛梯尔问题”的提出, 主流知识论的核心问题由关于认识的发生学研究转变为有关知识确证问题的研究, 即如何为知识的有效性找到必要而充分的条件。<sup>[1]</sup> 女性主义介入对认知主体的探讨源于女性主义在寻找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根源时, 发现现有的知识结构与妇女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裂, 因此向各个学科中的分析类别、研究方法、概念框架等提出质疑, 并深入到知识的核心哲学领域, 挑战了正统知识论的一些基础性的论断。

女性主义发现, 在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中, 女性要么是缺席的, 要么其价值是受到贬低的, 即便是有价值的, 也是为男性服务的, 更为严重的是, 因为女性在知识生产中的这种处境, 不断生产出来的知识继续强化或复制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偏见。经过长期的斗争, 在参与科学事业的时候, 女性所面对的体制化的、直接的障碍已经明显减少, 但是, 那些潜在的非正式的障碍却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女性主义认为, 传统认识论中某些基础性论断

应该受到质疑, 关于认知主体、认知标准、方法论原则等应该受到重新审视。女性主义知识论批判认为, 传统认识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是超越像性别这类社会—文化的关联性因素的, 但是, 从经验的观察中可以发现, 性别因素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传统认识论体现了父权制文化的男性中心偏见, 并与等级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 认知者与性别

1981年, 科德 (Lorraine Code) 问到: 认知者的性别对认知活动有影响吗? 自从这一发问以来, 有关认知主体与知识的关系慢慢获得了肯定的回答。科德总结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意义, 首先, 她认为提出认知者的性别问题不是为了表明性别是唯一的影响知识存在的条件, 而是提醒人们注意, 认知者的特征, 包括“认知者的特点、认知者的物质的历史的文化的环境以及他们对研究主题的兴趣”<sup>[2]</sup>, 在认识论上与其他关于知识的证据与确证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其次, 讨论认知者的性别不是为了比较不同性别

收稿日期: 2009—06—15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女性主义知识论研究》(08CZX015)。

作者简介: 魏开琼, 女,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副教授。

曹剑波, 男, 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的认知者所获得的知识有什么差别,而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知识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知识论除了关注研究方法以及知识有效性的标准外,与认知主体有关的知识也是应该关注的。

其他女性主义者在回应科德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谁是真正的认知主体”,“我们谈论的是谁的知识”,女性主义在审视传统知识论时,从对价值中立的批判入手,讨论了客观性的含义,并引发了对认知主体的批判。哈丁(Sandra Harding)指出,“不管是有意无意,传统知识论在整体上都排除女性可能成为‘知者’或知识主体的可能性……传统社会科学判断的主体总是被假定为男性。”<sup>[3]</sup>兰顿(Rae Langton)分析了知识论是如何排斥女性成为知者的,他认为,女性之所以未能成为认知的主体,是因为她们被剥夺了男性具有的知识,她们也缺乏关于她自己的知识,她们缺乏可靠性,她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受到忽视,她们被一种错误的传统知识观念所排除。<sup>[4]</sup>

女性主义研究认为,传统知识论中“S知道P(S-knows-that-p)”的形式预设了这样的问题,首先,S这个认知的主体被认为是全体的,而在父权制社会里,这个大写的S通常是男性;其次,传统知识所强调的命题知识(knowing that)将与女性有关的一些知识排除在知识领域之外,那些知道知识如何(knowing how)的知识被认为不是知识,因此,传统知识论通过这一命题将与女性有关的知识排除出去,同时排除的还有与女性有关的认知特性。

女性主义在这里批判的是传统知识论的代表即笛卡尔的“我思”意识哲学。在女性主义知识论看来,笛卡尔的“我思”意识哲学是男性化的认识主张的代表,不仅因为它追求确定性、统一性与主体的自我透明性,而且因为它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这种理性是纯化的、非身体化的,它与情感、直觉、意志和价值等无关。女性主义知识论认为,笛卡尔这种意识哲学构成了知识论史上的一种偏见,并成为人们认识评价的标准。

但是正是在对这一传统知识论的表述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发现,主流知识论将女性排除在认知主体之外的依据却是对男性与女性的理性能力所做出的区分。如果认为女性的认知能力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理性因而是有限时,他们恰恰要表明的是,知识与性别因素是有关联的;其次,他们的论断也表明,存

在着某些知识,它是适合男性的或是适合女性的,如果这一认识成立,那么可以确认认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也将是性别化了的。

但是反对者可能会反驳说,S知道P这样的命题在某些情况下是成立的,因为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论断,比如“约翰知道书是红色的”的判断,它并不会因为S是谁而受到影响。科德认可这一具体的反驳,但是她认为总拿这样的单一化的命题来当例子,其实是在暗示提出认知者的问题是多余的,但女性主义却要对这种把简单的知识断言当做例子要提出质疑。<sup>[5]</sup>除了质疑反驳者的动机外,根本的分歧应该还在对知识分类的多元标准上。陈嘉明讨论了对知识的定义,他认为传统知识论对知识的分析,一般是以命题知识为对象来进行的,而知识则具有事物知识与命题知识的区分。<sup>[6]</sup>认为“S知道P”这样的命题存在着与认知者不相关的特征,所援引的例子只是表明P只是一系列的观察性的实例,这其实是因为反驳者所占据的立场所致,它进一步表明了主流知识论的主导性影响以及女性主义探讨认知主体的意义。

#### 女性主义观照下认知主体的特征:具体化与多元化

朗基诺(Helen Logino)总结了女性主义在重新思考知识的主体时,所关注的主题,首先是对具体化(embodiment)的坚持,包括对认知者的社会位置(location)和情境(situatedness)的理解。其次,探讨了认知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在本体论意义知识的主体与客体等问题。<sup>[7]</sup>在认知主体上,女性主义采取与传统知识论的不同立场,认为认知主体总是一个具体的身体的存在,处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认知过程中总会受到具体的时间、空间、社会和情感因素的影响。认知主体的这种具体化特征使得知识也打上了深深的性别烙印,女性主义知识论对性别化知识的探讨并不是为了表明所有的知识都是性别化了的,而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个人知识、技能知识、道德的知识以及由情感、态度和利益所形成的知识等这些所谓的主流知识观之外的知识的探讨。

哈丁对比了女性主义立场论的知识主体与传统经验主义的知识主体。<sup>[8]</sup>哈丁指出,在女性主义立场论看来,第一,认知主体是具体的、有形的,因为作为思想来源的生活在思想的成果中是现实的和有形

的第二, 女性主义立场论的知识主体并非从根本上不同于客体, 自然作为知识的客体并非纯粹的外在实在, 而是已被人类以某种方式社会建构化, 从而有效地从纯自然转移到社会生活, 科学进步本身就是自然现象的重要贡献者。第三, 立场论认为, 是共同体而非首先是个体产生了知识, 因为由个人表达的思想也须经共同体给予合法地位, 而且内在地点包含着特定历史时代及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第四, 对立场论来说, 主体是多样的、异质的、冲突的或不连贯的, 因为知识来源于不同形式, 变化多样的女性生活。

立场论所讨论的认知主体不仅具有情境化的特征, 而且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女性主义要求, 对“认知者”的理解要从一种多元化的标准来进行重新定位, 认知者不再是单纯男性意义上, 也不仅仅是女性意义上的, 而是注重两性交互关系上所产生的多元标准。某种程度上, 女性主义知识论发展了其他知识理论探讨中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际间认知、情感在认知中的作用以及共同体在认知中的作用等话题。他们也更加赞同重构而不是消除主体, 以认知共同体代替抽象的个人, 通过情境的概念来取代无偏见性的追求。

尼尔森 (Lynn Hankinson Nelson) 和朗基诺可以看做是强调认知主体的共同体特征的主要代表人物。尼尔森认为, 知识的起源在于共同体, 个人只有通过派生的方法才能享有知识, 即只有他们属于一个学习同一种语言的特定的共同体, 只有他们能够用这个共同体共享的一系列证据标准把感觉刺激有意义地联系起来, 他们才能获得知识。尼尔森认为社会性别是认知主体的基本要素, 作为知识论的共同体认知主体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 必须避免把个人当做吸收知识的空容器而不是作为活动的源泉; (2) 主体概念不是孤立的, 相反它与知识论特征具有真实的联系; (3) 它必须与女性主义的经验相一致。<sup>[9]</sup> 尼尔森还认为, 认知者或最初的认知主体是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不是单个知者的集合, 他们在知识论上先于个人而存在。尼尔森的这种社会化知识论论证源于她对认知实践发展的洞见, 既然我们生产知识的所有实践都依赖于证据的概念, 而且概念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因此只有共同体才能成为认知者。

朗基诺则主张主体多元化, 在她看来, 科学知识

的获得不是个体把方法应用于物质实体而获得, 而是个体与他人相互作用获得的, 这种动态的交互作用使个体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观察、理论、假设和思维方式。可以说, 科学的知识是个体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对话的结果, 也就是说, 知识不是由个体构建的, 而是由相互作用的对话共同体构建的。<sup>[10]</sup>

强调认知者的共同体特征源于社会知识论的重要影响, 社会知识论者戈德曼总结出社会知识论的三大基本特征, 即社会化知识是以主体间互动为特征的社会途径来考察信念的获取; 社会知识论关注某种团体性的实体, 并不把自己限制在单个的认知者之上; 社会知识论考察集体协作的团体。<sup>[11]</sup> 女性主义对认知主体的探讨具有明显的社会化知识论的特征, 也因此, 在正统知识论的研究中, 女性主义知识论被归入到广义社会知识论的范畴, 某种程度上, 它避免了直接回答女性主义知识论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

#### 女性主义知识论的合理性: 基于认知主体的回答

基于传统哲学的立场,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主义知识论是个矛盾的提法。但是这一批判是建立在这样的预设基础上, 即只有当人们假定知识论是而且一定是当代主流知识论所认可的那样时, 女性主义知识论是自相矛盾的才成立。不可避免的, 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必定与主流知识论不相容, 至少是不相关的。比如“谁的知识”、“谁的科学”这样的问题强调的重点是知识建构的历史性、社会政治性和具体性, 所探求的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深层关系。还有一些问题如谁或什么是知识的主要载体, 支持我们主张的证据的性质和范畴是什么, 知识论与其他理论、实践和利益的关系如何, 则是知识论的普遍问题。要回答诸如知识主张的基础是什么、谁知道、以及我们能知道什么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语境相关性。

主流知识论认为, 认知者的社会地位和性别在知识论上不重要, 在认知活动中, 认知主体实际上是可以相互交换的, 证据是可以进行非历史分析的, “好的”理论与性别之类的主观性无关, 换言之, 主流知识论不同意知识的主张、知识论概念以及知识论本身的历史性, 女性主义知识论却是以此为前提的。科德在提出性别是否具有认识上的意义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探讨表明, 女性主义知识论对主流

知识论的批判是为了揭露它所宣称的普遍性的假面具,并在社会领域中从事一项治疗性的实践,使妇女更好地认识自己。但是科德怀疑在主流知识论图景中能否解决女性主义知识论提出的疑问,她主张进行一项更加激进的事业,即女性主义知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是需要重新绘制认知地图。这种新的认知地图中要求包含主观因素,这里指的就是认知主体的特殊性,他们在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情感和利益。在提出对这些因素加以重视时,科德认为自己并不是要贬低建立可能的最好的基础事业的重要性,也不是贬低发展出可行的一致标准的重要性,而是重新理解知识论的某些核心词汇。正如安德逊(Pamela Sue Anderson)所言,今天的女性主义哲学已经超越了在正统知识领域中争取一席之地的要求,而是要通过女性主义的回答促进哲学的发展。<sup>[12]</sup>正是在她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中,女性主义完成了对认知主体的重新理解,即认为认知主体并不是抽象的、自我透明的,它是由特定身体构成的主体,并处于由时空所限定的具体社会位置上,同时,认知主体也不是传统的一元化的而是产生在两性交互关系基础上的多元主体。

#### 参考文献

[1][6][11]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3.1—26 28—29,300

- [2][5]Lorraine Code "What can she know?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6—7.
- [3]Sandra Harding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Sandra Harding(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
- [4]Rae Langton "Feminism in Epistemology: Exclusion and Objectification", in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emsby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0—134
- [7]Hebin Longino "feminist epistemology", in John Greco and Ernest Sosa(eds.), *Epistem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1. p. 331.
- [8]Sandra Harding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in Sandra Harding(Ed.),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132—136
- [9]Lynn Hankinson Nelson "Epistemological Communities", in Linda Alcoff Elizabeth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21—160.
- [10]Hebin Longino "Subjects, Power and Knowledge: 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in Feminist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in Linda Alcoff Elizabeth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01—120
- [12]Pamela Sue Anderson "Feminism and Philosophy", in Sarah Gamble(Ed.), *Critical Dictionary of Feminism and post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49—152

责任编辑: 耦 合

## “技术精神与求效哲学”研讨会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

2009年12月18日,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河南省自然辩证法学会联合举办,中州学刊杂志社承办的“技术精神与求效哲学”研讨会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中共河南省委政研室、河南工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大学、中共河南省委党校,以及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研究所、中州学刊杂志社的专家学者共近30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结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刘道兴副院长在《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上发表的《技术精神、求效思维与人类价值体系的四维结构》一文,以“技术精神与求效思维”为主题,从“效”的社会效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精神”与“求效思维”的关系;“真效善美”四维结构提出的合理性;“求效思维”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刘院长的这篇文章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技术精神与求效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问题宏大,是值得学术界关注和继续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

(思 齐)